

普贤信仰及大乘普贤形象的演化

张子开

[摘要]普贤信仰为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乘佛教特别是密教中地位显赫、关键。本文爬梳文物文献,认为普贤信仰乃雅利安人理想化的故土和部派佛教时期某一称为“普贤”的信徒这两种因素糅合的结果,早期大乘佛教关于普贤菩萨来历还有着其他异说。印度的大乘普贤形象,最初当为在家居士形态,再演变为骑乘六牙白象的天神,或以十罗刹女而为普贤胁士。中国的普贤形象又有了明显的变化:普贤相貌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异;一佛二菩萨和单尊这两种格局中的普贤形象,皆与印度有所差别;对普贤形象作出了新的阐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普贤坐姿及面容并不雷同,特别是还间或闪现了女性化的普贤形象。

[关键词]普贤信仰;印度;大乘佛教;峨眉山;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0)07-0057-09

基金项目: 日本文部省合作课题“Preservation of multi cultural aspects and creation of new cultural tradition in China and Japan”(“中日两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创造新文化传统的合作研究”)

作者简介: 张子开(1964-), 本名张勇, 四川省绵阳市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暨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 中国古典文献学; 佛教语言文学; 敦煌学; 中国俗文化; 等。四川 成都 610064

修道能否成功地悟得诸法实相,关键在于实行,故而作为大行代表的普贤菩萨,在佛教信仰中自然具有核心地位。从普贤信仰的出现到如今,为了适应弘法环境和闻法信众,普贤形象也几经演变。

一、普贤信仰的涌现

(一)“普贤”释名

普贤乃梵文 Samantabhadra 之意译。Samanta 普; bhadra 贤。隋吉藏《法华义疏》卷十二曰:

所以言“普贤”者,其人种种法门,如观音总作慈悲法门名,今作普遍法门。“普”有二义:一者法身普,遍一切处,故总摄三世佛法身,皆是普贤法身。如《华严》云:普贤身相,犹如虚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国也。二应身普,普应十方作一切方便,故十方三世佛应身皆是普贤应身,皆是普贤应用。故《智度论》云:普贤不可说其所住处,若欲说者,应在一切世界中住,即其证也。注经解云:化无不周曰“普”,邻极亚圣称“贤”。^[1]

Samantabhadra 又意译为“遍吉”。“‘遍’犹是‘普’,‘吉’亦是‘贤’也。”^[1]或意译为“贤胜”。因普贤以太愿著称,故或以“愿王”、“大愿王”、

“胜愿王”代指之,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2]及《普贤菩萨行愿赞》^{[2] (P. 881a)}。又音译作“三曼陀颯陀”^[3],或作“三曼颯陀”^[4]。或音译、意译并用,作“三曼陀颯陀罗菩萨”^{[4] (P. 985 a P. 992b)}。上述之“颯”,或作“跋”,如“三曼陀跋陀罗”^[5]。或作“三曼多跋陀罗”^{[3] (P. 992b)}。或作“三满多跋捺罗”、“三满多跋捺啰”或“三满多跋捺哩”。这一般出现于密教文献中。唐不空译《仁王般若陀罗尼释》“三满多跋捺啰野,三满多者是普义,跋捺啰者贤义。野字者,声明中七例八转声中谓声也。下同。此菩萨说三密门普贤行愿。一切诸佛若不修三密门,不行普贤行,得成佛者无有是处。既成佛已,于三密门普贤行休息者,亦无是处。”^[6]

又,梵语 Vīśvabhadra 音译为“邠输跋陀”^[7],亦有“普贤”之义。

倘连带其果位而言,则尊称为“普贤菩萨”(梵语 Samantabhadra Bodhisattva)或“普贤萨埵”^①、“普贤大士”^②、“大普贤”^③,其义实一也。

(二)普贤信仰的产生

“普贤”一词,早在《阿含经》产生的时代即已出现。《起世经》卷一《鬘单越洲品第二之一》载:

诸比丘!为鬘单越人故,于善现池南复有一

苑,名曰普贤。其苑纵广一百由旬,七重栏楯,周匝围绕,乃至熟饭,清净美妙。诸比丘!此普贤苑亦无守护,鬻单越人若欲须入普贤苑中澡浴、游戏、受快乐时,从其四门随意而入。入已,澡浴游戏受乐。既受乐已,欲去即去,欲留即留。^[4]

鬻单越州中还有一大河名曰威主,河之两岸有船,“七宝庄饰,柔软犹若迦旃邻提迦衣”。此中有鬻陀那偈:“善现普贤等,善华及喜乐。易入并善体,等车威主河。”^[8]《起世因本经》所记略同^{[8](P.370b-c)}。此“普贤”指的是鬻单越州的普贤苑。而鬻单越(梵文、巴利文 Uttara-kuru)乃须弥四洲之一,又称北俱卢洲、郁多罗究琉、郁怛罗越、嚧怛罗矩嚧、殒怛罗句嚧等。该洲位于须弥山北之咸海中,洲形正方,周围有七金山与大铁围山,洲内有种种佳妙之山林、河水、浴池、游园、树果等;地上铺黄金,昼夜常明,器物亦多为金银、琉璃、水晶所成;其人民面形正方,身高一丈四尺;物皆共有,无盗贼、恶人、斗争等事,生活平等安乐;人寿足千年,命终之后,生忉利天或他化自在天。该洲于四洲中独无地狱,果报最为殊胜。考早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600年左右雅利安人由婆罗门文化中心的印度河流域东移至恒河平原时,所传述的《梵书》中即已有此类传说;而梵语 uttara 即“北方”之义:上述佛典中所描绘之鬻单越,很有可能源于雅利安人对其祖先所居处的美化,佛教产生之后,再援用以指位于中印度以北、心目中的此方世界中最美好之地区^[5]。

或谓“普贤”之名始见于《三曼陀罗菩萨经》^[6]，“后广见诸经而成普遍之信仰”^[9]。但《三曼陀跋罗菩萨经》出现的时代自应远在《阿含经》之后。何况查《大正藏》本西晋居士聂道真译《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内中并无“普贤”字样。当然，“三曼陀跋陀罗”确乃“普贤”之义。所以，聂道真是译，只可谓中土第一部有关普贤菩萨信仰的汉译佛典而已。

虽然普贤苑尚在娑婆世界，但已经是人们理想中的生活国度。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有西方普贤国、普贤慧佛的说法。《杂阿含经》卷三十八、《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巴利文《中部经》第八十六经等，有央掘摩罗(梵名 Anguli-māḥya, Anguli-māḥya 巴利名 Anguli-māḥa 义为指鬘、指髻)的事迹，称其本为凶人，尝师事邪师摩尼跋陀罗，其师命他杀害千人，各取一指作华鬘，故有“鬘

外道”之称。至九百九十九人时，佛陀遥知而愍，前往化度之。央掘摩罗改过忏悔而入佛门，后证得罗汉果^[7]。上述《增一阿含经》、《中部经》有异译本，即西晋竺法护所译《鸯掘摩经》一卷、西晋法炬译《鸯崛髻经》一卷^[8]。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央掘魔罗经》卷三云：

西方去此过三恒河沙刹，有国名普贤，佛名普贤慧。^[10]

由于是经倡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唯佛法为究竟乘，其余皆为方便法门，所以经中实属有大乘佛教时期的因素。另外，由经文可知，普贤国实为他方净土世界。此普贤国，极有可能是普贤苑的进一步理想化。

西晋竺法护译《生经》中首次出现了“普贤菩萨”及“普贤愿”。是经卷三《佛说总持经第二十二》曰：

闻如是。一时世尊游于摩竭，在法闲居，佛之道树初成道时，与万菩萨俱，一切成就。普贤菩萨，行于无愿，其行无余……于时莲华藏菩萨，入诸法所趣之心，无所罣碍，所念法门无诸弊碍，诸菩萨行为普贤愿，合集等行，正住于愿，入诸佛法，见十方佛，加于大哀，度于无极，降伏众生，休息恶趣。^[11]

按，生经即本生经(jātaka)，乃记述释迦于过去世受生为各种不同身形及身分而行菩萨道的故事。巴利文佛教文献中亦有生经，即四部尼柯耶(巴利文 nikāya 相当于汉译《阿含》)之外的第五部小部经(巴利文 Khuddaka-Nikāya)，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9]。本生经，当系佛教徒改造印度民间故事而成，作者不详。由于本生经中亦杂有弥勒等诸弟子及阿弥陀等诸佛之本生故事，故其最后定型当在大乘佛教时期。也就是说，《生经》中的“普贤菩萨”或“普贤愿”亦当出现在公元以后吧。

同样属于生经系列的北凉昙无讖(梵文 Dharmarakṣa)译《悲华经》(梵文 Karuṇā-puṇḍarīka-sūtra)中，不但有“普贤菩萨”、“普贤如来”之称，甚至详细述说了普贤的来历。据该经，过去无量劫有世界名删提岚，佛号宝藏如来；有转轮圣王名无净念，王有千子；王及诸子于宝藏如来前次第发愿，宝藏如来则一一授记，当成观世音、大势至、文殊师利、普贤、阿閼佛等。卷四《诸菩萨本授记品第四之二》

善男子，尔时宝海梵志白第四王子能伽奴言：

“乃至发愿亦复如是。”尔时佛告阿伽那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行菩萨道时，以金刚慧破无量无边众生诸烦恼山，大作佛事，然后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故号汝为‘金刚智慧光明功德’。”尔时佛告金刚智慧光明功德菩萨：“善男子！汝于来世过一恒河沙等阿僧祇劫，入第二恒河沙等阿僧祇劫，于此东方过十恒河沙等世界中微尘数等世界，有世界名曰不眴。善男子！汝于是中当得作佛，号曰‘普贤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世界所有庄严，如汝所愿悉皆具足。”^{[12] (P. 188c)}

同卷载，第八王子泯图发心曰：

世尊！我今所愿，要当于是不净世界修菩萨道，复当修治庄严十千不净世界，令其严净如青香光明无垢世界；亦当教化无量菩萨，令心清净无有垢秽皆趣大乘，悉使充满我之世界；然后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愿我修行菩萨道时，要当胜于余诸菩萨。……^{[12] (P. 191c)}

世尊即为泯图授记：

尔时世尊赞阿弥具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世界周匝四面一万佛土清净庄严，于未来世复当教化无量众生令心清净，复当供养无量无边诸佛世尊。善男子！以是缘故，今改汝字名为‘普贤’。于未来世过一恒河沙等阿僧祇劫，入第二恒河沙等阿僧祇劫，末后分中于北方界，去此世界过六十恒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知水善净功德，汝当于中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智刚吼自在相王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善男子！尔时普贤菩萨摩訶萨头面着地礼宝藏佛。尔时如来即为普贤菩萨，而说偈言：

汝起善导师，已得如所愿。善能调众生，皆令得一心，度于烦恼河，及脱诸恶法，来世作灯明，诸天世人师。^{[12] (P. 192b)}

是世尊为第八王子更名为“普贤”，称其将于未来世在北方的知水善净功德世界作如来。

总之，在过去劫的删提岚世界，宝藏如来授记无净念的第四王子能伽奴未来在东方的不眴世界作“普贤如来”，第八王子泯图即“普贤菩萨”，于未来在北方的知水善净功德世界作“智刚吼自

在相王如来”。

这里透露出几个重要信息：其一，在《悲华经》产生之前，也就是公元前的部派佛教时期，很可能有一在家佛教信徒曰“普贤”，此人或属于刹帝利种姓，在社会上颇有地位，因其具有大誓愿，为佛教界所尊崇。到了大乘佛教时期，更奉为菩萨，且谓其将于未来世成佛。其二，《悲华经》中的“普贤如来”，直承《央掘魔罗经》中的普贤国和普贤慧佛；而“普贤菩萨”泯图，又下启《生经》中的“普贤菩萨”及“普贤愿”。其三，“普贤菩萨”或“普贤愿”，乃“普贤如来”观念与被奉为“菩萨”的“普贤”的混合物。

另外，叙述释迦牟尼从兜率天宫下降人世再至初转法轮之间的化迹的《方广大庄严经》^⑩，内中亦出现“普贤佛”之称。唐朝地婆诃罗译本卷十一《转法轮品第二十六之一》曰：

弥勒！所转法轮体性如是。若有如是转法轮者，乃名为佛，名正遍知，名自然悟，名法王，名导师，名大导师……名普贤，名普光，名普门，名端严，名无所著。^⑪

考此经兼具《维摩经》《华严经》及如来藏诸经的思想因素^[12]，故而可能始创于第一批大乘佛教经典产生之后。

敷衍世尊诞生、出家、成道等事迹，以及佛弟子归化之因缘的《佛本行集经》（梵文名 *Abhiñiṣkramāṇasūtra*，略称《本行集经》），乃集佛传之大成者。隋代阇那崛多译本中，亦有“普贤如来”，该书卷一《发心供养品第一》

阿难！彼大主领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智胜如来。阿难！彼智胜如来，复授一菩萨记，次当作佛，号普贤如来。^{[12] (P. 658c)}

是经不但包括了佛统谱、王统谱、多数本生谭，并杂糅各种异传，显然，其与《方广大庄严经》属于同一时代的文献。也就是说，经中的“普贤佛”，亦如《悲华经》一样，上承普贤国和普贤慧佛而来。

总之，初期普贤菩萨信仰的产生，当如下图所示：

雅利安人理想化的故土——普贤苑——普贤国及普贤慧佛——普贤如来、普贤佛
部派佛教时期的某一佛教信徒“普贤”——被尊为菩萨 } 大乘公认、普遍化之普贤菩萨信仰、普贤愿

需要注意的是,从雅利安人的理想化故土而来的佛教“普贤如来”或“普贤佛”信仰,再糅以源于真实“普贤”而来的“普贤菩萨”观念,所产生出来的大乘佛教时期的普贤菩萨信仰,实际上与上述两个源头还有一个杂糅之处或者说交汇点:普贤菩萨所住方位。佛教中最初的“普贤苑”在北方,“普贤菩萨”泯图也是将在北方“知水善净功德世界”作佛;“普贤国”、“普贤慧佛”在西方;“不眴世界”之“普贤如来”又在东方:这三种方位观念,混合、妥协为《华严经》中住于西南方的普贤菩萨:

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13]

总之,普贤信仰渊源于雅利安人迁徙到恒河流域后对于在印度河畔故土的理想化和神圣化,但它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佛教信仰,则成立于大乘佛教时期;这种公认的普贤菩萨信仰,是原本产生于不同地域的多种说法、多种观念,加以妥协化、混合化的结果。

(三)有关普贤菩萨来历的其他异说

1 东方“宝威德上王佛国”之菩萨

《妙法莲华经》卷七《普贤菩萨劝发品》称,释迦牟尼佛宣讲完毕《法华经》之后:

尔时普贤菩萨,以自在神通力,威德名闻,与大菩萨无量无边不可称数,从东方来。……白佛言:“世尊!我于宝威德上王佛国,遥闻此娑婆世界说《法华经》与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菩萨众共来听受,唯愿世尊当为说之。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如来灭后,云何能得是《法华经》”

佛告普贤菩萨:“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于如来灭后,当得是《法华经》一者、为诸佛护念,二者、殖众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发救一切众生之心。善男子、善女人,如是成就四法,于如来灭后,必得是经。”

尔时普贤菩萨白佛言:“世尊!于后五百岁,浊恶世中,其有受持是经典者,我当守护,除其衰患,令得安稳,使无伺求得其便者,若魔、若魔子、若魔女、若魔民、若为魔所著者,若夜叉、若罗刹、若鸠盘荼、若毘舍闍、若吉遮、若富单那、若韦陀罗等,诸恼人者,皆不得便。……

世尊!我今以神通力故,守护是经,于如来灭后阎浮提内,广令流布,使不断绝。”^[14]

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普贤菩萨最初的弘布

范围在东印度,《法华经》的产生与普贤有莫大关系。

2 东方净妙国土菩萨

宋元嘉年间昙无蜜多于扬州译《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梵文 *Dharmamitra*)载,在般涅槃之前的三个月,佛在毘舍离国大林精舍重阁讲堂说:

阿难!普贤菩萨,乃生东方净妙国土,其国土相,《法华经》中已广分别……

这里所谓“东方净妙国土”与上述东方“宝威德上王佛国”,实际当是同一佛国世界。

再结合以上对普贤菩萨信仰在印度起源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推测:属于东方某一世界的普贤菩萨,其源头当上溯至东印度的某位对佛教弘布有大贡献的在家居士。

二、印度的普贤形象

部派佛教禁止偶像崇拜,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普贤形象已难考究。大乘佛教中的普贤形态,藉文献文物尚可窥其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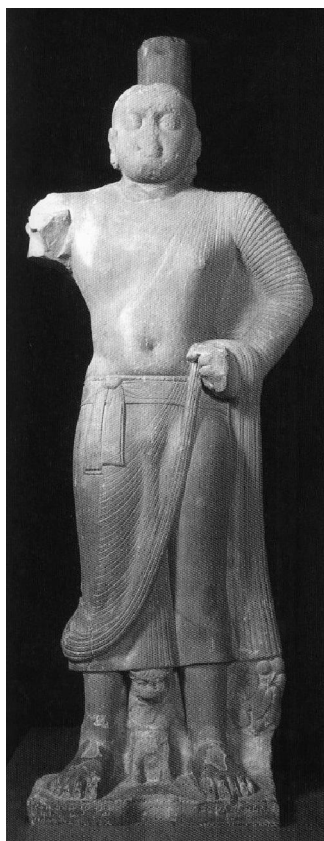
(一)在家居士形象

正由于大乘普贤菩萨信仰乃某个历史人物“普贤”与佛教普贤佛的混合物,故而最初的大乘佛教普贤形象乃呈居士相。

印顺法师将印度佛教分为初期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三个时期,认为初期佛教以出家解脱为中心,大乘佛教则以在家为中心,“处于佛教中心的佛与弟子,都现为在家相。如文殊、观音、普贤、维摩诘、善财、常啼等菩萨,可说都是在家的。”“佛的真身现在家相,有发,戴天冠,佩璎珞,如毗卢遮那就是这样。论到菩萨,如文殊、普贤、观音、善财、维摩等,大多是在家的,出家菩萨是很少见的。”“当时,出家解脱相的声闻僧(连释迦佛在内),……不再代表佛法的重心……末了才决定,二乘都要回心入大乘的”。“天(鬼畜),不处于外围,地位抬高了”。在以“从出家移入在家,从人而移向天”为特征的大乘佛教中,“这以在家为中心的佛菩萨,表现了大悲、大智、大行、大愿的特征,重六波罗蜜、四摄等法门。”“入世利生,充满了本生谈中的菩萨精神”^[15]。而表现“大行”菩萨精神的“普贤”乃“在家的”,实际上也证明了最初的真实人物“普贤”的居士身份。



王子菩萨 (Bodhi-sattvaas Prince) 弥勒菩萨 (梵文 Maitreya)
(古印度西北部犍陀罗^①菩萨像) (古印度西北部犍陀罗菩萨像)
出土地: 沙巴兹·加希 (Shahbaz-garhi) 时代: 2世纪中叶
时代: 2世纪中叶 现藏: 印度拉合尔中央博物馆
现藏: 巴黎吉美博物馆 (Musée Guimet)



菩萨像 (Standing Bodhisattva from Mathura)
(古印度东南部马图拉^①雕刻)
出土地: 萨尔纳特
时代: 公元 81 年左右 (迦腻色迦三年)
现藏: 印度萨尔纳特教古博物馆

上列公元 1 世纪或 2 世纪的菩萨像,或可借以一睹早期的普贤菩萨形相吧。这些菩萨像,完全是当时高贵的利帝利青年即所谓王子的写实,世俗人物的味

道很浓,菩萨与菩萨之间,区别并不是很大。

(二) 骑乘六牙白象之天神

《妙法莲华经》明确了普贤菩萨的形象:

是人若行、若立,读诵此经,我尔时乘六牙白象王,与大菩萨众俱诣其所,而自现身,供养守护,安慰其心,亦为供养《法华经》故。是人若坐、思惟此经,尔时我复乘白象王现其人前。其人若于《法华经》有所忘失一句一偈,我当教之,与共读诵,还令通利。尔时受持读诵《法华经》者,得见我身,甚大欢喜,转复精进,以见我故,即得三昧及陀罗尼,名为旋陀罗尼、百千万亿旋陀罗尼、法音方便陀罗尼,得如是等陀罗尼。^[15] (P. 61ab)

在这里,普贤菩萨最显著的特征是骑乘六牙白象。实际上附属于《法华经》之《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描摹得更为详细:

普贤菩萨身量无边,音声无边,色像无边,欲来此国,入自在神通,促身令小。阎浮提人三障重故,以智慧力化乘白象,其象六牙,七支跂地,其七支下生七莲华;象色鲜白,白中上者,颇梨雪山不得为比。身长四百五十由旬,高四百由旬。于六牙端有六浴池,一一浴池中生十四莲华,与池正等,其华开敷如天树王;一一华上有一玉女,颜色红辉有过天女,手中自然化五箜篌,一一箜篌,有五百乐器以为眷属;有五百飞鸟,鳬雁鸳鸯皆众宝色,生花叶间。象鼻有华,其茎譬如赤真珠色,其华金色含而未敷。^[14] (P. 389c-390a)

说明普贤乘白象乃是因为“阎浮提人三障重故”;对于白象的身高,六牙顶端的浴池、莲花、玉女、飞鸟等,都有逼真的描绘。

可以说,《法华经》和《佛说观普贤菩萨行经》等大乘经典所形容的普贤菩萨形相,是在上列古印度东南部马图拉雕刻的菩萨像和西北部犍陀罗菩萨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经中的这些描述,实际上奠定了普贤菩萨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借以区别于其它菩萨之处,并一直为以后的印度和中国的大乘佛教所遵循。

需要说明的是,自古以来,全身纯白之象由于既有巨大威力而又性情温顺,故而在印度受到极高的尊崇,且多作为国王或王子的坐骑。如当年释迦太子到迦比罗卫国的较场参加比武招亲大会,原就是准备乘坐白象去的^④。释迦的化现亦是乘白象而入于母胎的。《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菩萨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因母昼寝,而示梦焉,从右胁入。”^[11] (P. 473b) 世友撰、玄奘译《异部宗轮论》“一切菩萨入母胎时,作白象形。一切菩

萨出母胎时,皆从右胁”^[16],都自兜率天降下。这实际上就是对于俗世统治者的模仿。佛教界给出的原因,亦与俗世略同,如《同述记》“以象调顺,性无伤暴有大威力如善住龙,故现此仪。意表菩萨性善柔和有大势,师子王等虽有威力然多杀伤,故圣不现师子形。”所谓“菩萨性善柔和”,即指菩萨所具之大慈大悲,“大势”即法力广大也。不过,白象所具之六牙,显属于自然界中不可能存在之想象之物,喻指佛教之六度。^{[1](P. 632a)}

可见,六牙白象确实能够代表普贤菩萨的“德周法界”、“至顺调善”^⑥两个方面,故而获得了一致认同。

当然,也不是说凡是六牙白象皆与普贤有关。如山东滕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徐州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石等,皆有六牙白象^[17]。

(三)以十罗刹女为胁士

《妙法华经》卷七《陀罗尼品第二十六》称:

尔时有罗刹女等,一名蓝婆,二名毘蓝婆,三名曲齿,四名华齿,五名黑齿,六名多发,七名无厌足,八名持瓔珞,九名罽帝,十名夺一切众生精气,是十罗刹女,与鬼子母,并其子及眷属,俱诣佛所,同声白佛言:“世尊!我等亦欲拥护读诵受持《法华经》者,除其衰患。若有伺求法师短者,令不得便。”^{[15](P. 59a)}

类似记载,又见于《正法华经》卷十《总持品》。这种说法,特别为日本天台宗、日莲宗所尊崇。普贤菩萨的果位要高于罗刹女,故大乘佛教或以十罗刹女为普贤菩萨之胁士。胁士者,谓侍立在佛两旁的菩萨,以辅佐宣化也。

密教中的普贤形象,较之大乘佛教有更大变化,笔者另有专文探讨^[18]。

三、普贤形象的中土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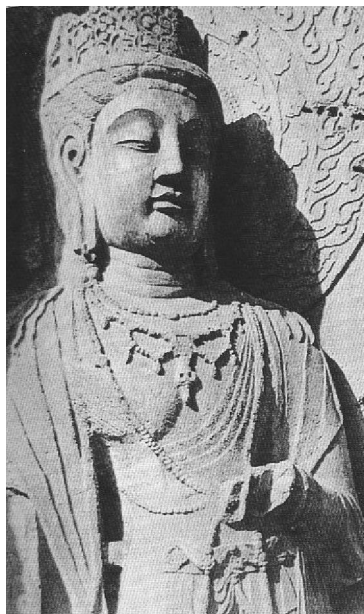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普贤形象的中土化包括两个方面:印度传来的普贤形象中添加进中土因素,中土涌现出新的普贤代言人——普贤化身。后者已是普贤形象的质变,前者则尚属量变。后者我们将另文探讨,在此仅论及带有中土色彩的普贤形象。

(一)普贤形态的时代特征

中土塑造的普贤形象,与印度相关经论之描述,颇为吻合。只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佛菩萨亦带上了浓郁的时代特色和地域因素。一般而言,魏晋南北朝的佛菩萨像,身材清瘦,神情冷漠,恰为当时士族阶层的写真。隋唐伊始,则带有世间尊卑之等级观念,身体丰满,面容慈悲。赵宋以后,日益世俗化,与社会人士并无大异。^[19]

(二)两种格局中的普贤

大致而论,普贤形象可分为一佛二菩萨之“华严三圣”格局,以及单尊之普贤像。“华严三圣”之形态颇为常见,如洛阳龙门石窟第19窟(奉先寺洞),乃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发愿开凿。主尊为高17米以上的卢遮那佛,西壁南侧则为普贤像。普贤双眼微睁,冷静地注视着前来膜拜的众生。^[20]



龙门石窟第十九窟西壁南侧之普贤像

“华严三圣”配置,或称“三尊”、“三尊佛”,源于印度的一主二从的“一光三尊”。如印度阿旃陀(Ajantā)第九号窟,即有尊名不详的三尊像的壁画;鹿野苑出土文物中,亦有以梵天、帝释为胁侍的三尊像。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而言,“一佛二菩萨”中之佛为毗卢遮那佛,但后世亦有以观世音为中间之主尊者。如笔者2006年5月3日到四川省崇州市崇平镇歇马台寺考查时,即见到一组“三菩萨”雕像:中观音,左普贤,右文殊。自然,这是民间部分地区所理解的格局矣。



成都市崇州之普贤(中间主尊为观世音)(张子开 摄)

而单尊之普贤,多著菩萨装、骑六牙白象。如四川峨眉山圣寿万年寺无梁砖殿中的普贤乘六牙白象塑像,高7.4米,重约62吨,金铜塑造,即全身呈黄金色:普贤高2.65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右手执如意,左手放膝前,全身贴金,结跏趺坐于1.42米高的贴金仰莲宝座之上;所骑白象,高达3.3米,身披鞍辔,足踏千朵莲花。整座塑像比例合理,庄严神圣。它是由宫廷内侍张仁赞于北宋太平兴国(976~984)年间奉勅在成都督造的,起初分段浇铸,最后方焊接而成^[21]。由于塑造时间离五代不远,故而亦承袭着浓郁的唐五代特点。



峨眉山万年寺无量寿殿中之普贤(张子开 摄)

(三)普贤形象的阐释和创新

印度普贤形象的中土化,除了时代和地域特色之外,还有如下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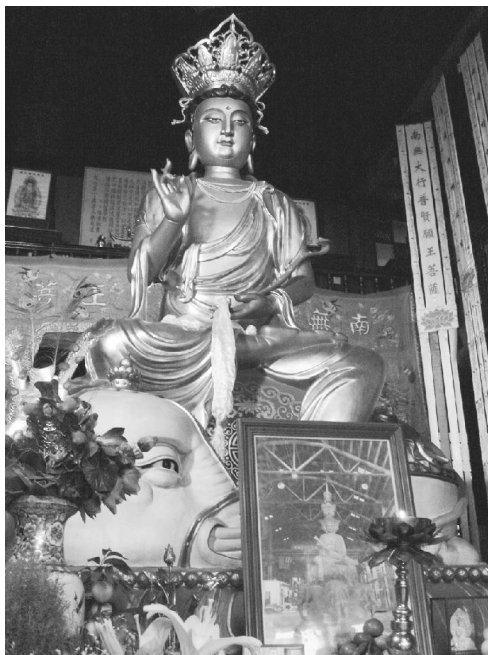
其一,对普贤骑白象,作出了新的阐释。隋吉藏(549~623)《法华义疏》卷十二:

初章以读《法华经》为因,故见普贤来。《智度论》云,有一比丘读《法华》,有国王见一金色人乘白象来,住其人前,立听《法华经》也。所以乘六牙白象者又二,一明菩萨仪则,二欲以灵兽伏诸魔毒。《普贤观经》云,六牙表六度,四足表四如意足,七支跏地表七觉分。经云,阎浮提人三障重故,以智慧力化乘白象;其象六牙,七支跏地;于七支下,生七莲华。象色鲜白,颇梨雪山不得为比。象身长四百五十由旬、高四百由旬。于六牙端,有

六浴池,池中生四莲华。华上有一玉女,手中化五莛篥,有五百乐器以为眷属。象鼻有华,华中有化佛及化菩萨,放金色光照象顶上,化成金台。象头有三化人,一捉金轮,一持摩尼珠,一执金刚杵。举杵拟象,象即浮空离地七尺,而印文现。于印文中,千辐轂辘皆悉具足。一一辘中,生一莲华,莲华上有一化象。如是举足下足,生七千象以为眷属,随大象行,化佛放光,至象背上化成金鞍。金鞍四面有七宝柱,以成宝台;台中有七宝华,百宝为须。有大摩尼为台,普贤端坐其上,身白玉色,有五十种光。光中有五十种色,以为顶光。身诸毛孔,流出金光;其金光端有无量化佛及化菩萨,雨大宝华。至行者前,象即开口,诸玉女鼓乐弦歌,其声微妙,赞叹大乘一实之道。行者见已,欢喜顶礼,如《普贤观经》中广说也。^[1](P. 632a-b)

智顗(538~597)讲述《摩诃止观》卷二,亦有类似说法。^[22]

其二,普贤在象背上的坐姿,亦有不同。或正面端坐,双足结跏,如上举峨眉山万年寺之普贤。或向左侧身而坐,左脚下垂,呈半跏趺状,如峨眉山报国寺之普贤。



峨眉山报国寺之普贤(张子开 摄)

亦有向右侧身而坐、右脚下垂者,如Ch xbi 003普贤变绢画。该画出于莫高窟。现藏于伦敦英国国家博物馆,略残。画面上,普贤骑白象,右脚下垂,左足横放,呈降魔半跏趺状,坐于宝座之上;举右手,五指前伸,掌向外,作施无畏印。前后左右围绕的侍从,可辨识者达14人以上。普贤头上、背后皆有五彩圆光;部分侍从头上有圆光。



Ch. xlvii 003普贤变(绢画)

再如杭州灵隐寺外飞来峰第 37 龛元代雕像,普贤坐在六牙象上,亦是呈现出左腿盘曲、右腿自然下垂的形象,恰与敦煌绢画互相呼应。



杭州飞来峰元代普贤(张子开 摄)

其三,对普贤面容的更为大胆的创新。2006 年 6 月 18 日,于 1972 年再次毁于火灾的金顶华藏寺,修复完工,举行了十方普贤像开光仪式。新塑之普贤形象,高达 48 米;莲花座下,三头大象向三个方向迈步;十张面孔,象征着普贤之护佑遍于四

面八方。这种造型,为目前世界上所独有,加之矗立于山巅,时常云雾缭绕,非常庄严。



峨眉山金顶华藏寺之普贤(张子开 摄)

第四,普贤性别的改换。古来的普贤形象,多为一伟岸的男子。然世间亦间有外貌女性化之普贤,此盖为适应不同信众之需也,属于方便法门,固无足怪。如笔者在成都地区某寺院中,即见到肩挂两条辫子、作年轻女子状的普贤。



女性形象的普贤(张子开 摄)

我们说,普贤形象的中土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土化要成功,首先应该符合佛典中的有关记载,其次须得到佛教界的认可,最终当为普通百姓所接纳。即以普贤形象女性化为例,1980 年代初,峨眉山报国寺因为原来普贤殿中的木雕普贤像

已经老旧,故而在原址新塑了一尊普贤像,相貌女性化,颇得一些专家好评:“(普贤)侧倚在卧倒在地上的白象身上,虽然当时还没有彩绘,但宝相庄严而又妩媚,令人感到一种慑心的美,那是一种现代意识和宗教艺术的美妙结合,完全不愧于太原晋祠、大同华严寺、昆明筇竹寺那些古代宗教艺术的珍品。但这种等级的宗教艺术品,现在实在是太少了,多起来的是完全商业化、与伪劣假冒产品同步的粗劣寺观和塑像。”^[23]虽然匠师的水平很高,但普贤过度女性化、且倚在白象身上,与佛教界和一般百姓心目中的普贤形象相去甚远,故而很快遭到汰除,重新替以左手持如意、右手结印、半趺跏、侧坐于白象身上的形象(参观上面之插图)。^⑩

而目前金顶上的普贤形象,虽然亦与传统有很大差距,但还是顺利地融入了峨眉山中,受到海内外广大信众的衷心膜拜。

注释:

- ①“菩萨”、“萨埵”皆“菩提萨埵”之略称,“菩提萨埵”又为 Bodhisattva 之音译。Bodhisattva 即誓求佛道之大心人: Bodhi(菩提),觉、智、道; sattva(萨埵),有情,即有生命之众生。
- ②“大士”者,梵语 mahāsattva 之意译。音译“摩诃萨埵”或“摩诃萨”。“mahā”,大也。Mahāsattva(大士)为菩萨之美称。经论中多用连称“菩萨摩诃萨”,即“名菩提萨埵摩诃萨埵”(Bohdhī-sattvaMahāsattva)之略称。
- ③唐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卷中:“奇哉大普贤,菩萨之敬仪。是如来轮坛,影现于如来。”唐金剛智译《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卷上:“若诸阿闍梨,曾入金刚界大灌顶,及受金刚界阿闍梨位,应修此法,常以一字齐运三业,当获得大普贤萨埵之身。”^①佛教文献中并有《大普贤陀罗尼经》。
- ④《大正新脩大藏经》第1册,第315页b栏。出于《阿含经》的《起世经》一共有过6种汉译本,现存4种,即:隋代阇那崛多译《起世经》十卷、隋代达磨笈多译《起世因本经》十卷,西晋法立、法炬共译《大楼炭经》六卷,东晋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译《长阿含经》卷十八至卷二十二《世记经》。
- ⑤参考:《长阿含经》卷十八暨二十、《起世经》卷一、《大楼炭经》卷一《郁单曰品》《大法鼓经》卷下、《俱舍论》卷十一、《立世阿毗昙论》卷二、《慧苑音义》卷上等。
- ⑥当作《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
- ⑦另参:《大唐西域记》卷六。
- ⑧《出三藏记集》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二暨卷五、《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三。
- ⑨参考:《南本大般涅槃经》卷十四、《善见律毗婆沙》卷一暨卷二、《大毗婆沙论》卷一、《大智度论》卷三十三、《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五、《大唐西域记》卷三; Rhys Davids Buddhist India M. Winternitz 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 Bd II B C Law, A History of Pāli Literature. 另外,丹麦学者 Fausbol Michæl Viggø有辑校本。
- ⑩又称《神通游戏经》《大庄严经》。因梵文“līlā”本来就有“游戏”与“神通”两种意思,故而译名兼取,而成“神通游戏”。
- ⑪《大正新脩大藏经》第3册,第608页c栏。此经古有异译本,即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此外,现在还存有梵本 Lalitavistara

- ana.
- ⑫犍陀罗 (Gandhāra), 位于古印度西北部。其中心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 (Peshawar) 一带。犍陀罗艺术兴盛于贵霜王朝时期,具有浓郁的希腊艺术风格。
- ⑬马图拉 (梵文 Mahurā), 或译“马图拉”、古译“秣菟罗”。位于古代中印度阎牟那河 (Yamuna 今朱木那河 Jamuna) 流域。
- ⑭《神通游戏》(Lalitavistara)。该经的汉译本,又名曰“大庄严经”。
- ⑮唐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二:“德周法界曰普,至顺调善曰贤。”卷十六:“德周法界曰普。用顺成善称贤。”《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133页b栏、403页a栏。
- ⑯或谓,新塑之像乃“千篇一律的立像”(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上卷,第5页)。这当是误听传闻吧。

参考文献:

- [1]大正藏, 34[Z]: 631b
- [2]大正藏, 10, [Z]: 846h c
- [3](唐)慧琳. 一切经音义 (卷28) [A] / 大正藏, 54[Z]: 496a
- [4](梁)宝唱. 翻梵语 (卷一) [A] / 大正藏, 54[Z]: 982h
- [5](西晋)聂道真译. 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 [A] / 大正藏, 14[Z].
- [6]大正藏, 19[Z]: 522 c
- [7]翻译名义集 (卷一) [A] / 大正藏, 54[Z]: 1061b
- [8]大正藏, 1[Z]: 315c
- [9]慈怡主编. 佛光大辞典·“普贤菩萨条” [Z]. 高雄: 佛光出版社, 1989 5002; 任继愈主编: 佛教大辞典·“普贤菩萨”条 [Z]. 1203
- [10]大正藏, 2[Z]: 534a
- [11]大正藏, 3[Z]: 85c- 86 a
- [12]蓝吉富主编. 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方广大庄严经”条 [Z]. 台南县: 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 1994
- [13]实叉难陀译: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五·诸菩萨住处品第三十二 [A] / 大正藏, 10[Z]: 41h.
- [14]大正藏, 9 [Z]: 61a- c
- [15]印顺. 妙云集下编之一·佛在人间 [M]. 新竹: 正闻出版社, 2000 38- 42, 64
- [16]大正藏, 49[Z]: 15 c
- [17]俞伟超. 东汉佛教图像考 [A] / 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韩]李正晓. 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42
- [18]张子开. 普贤延命菩萨考 [J]. 宗教学研究, 2007(4).
- [19]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A] / 魏晋风度及其他 [C].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李泽厚. 美的历程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20]金维诺, 罗世平. 中国宗教美术史 [M].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1995 113- 118
- [2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万年寺普贤像”条 [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 [22]大正藏, 46[Z]: 14a- h
- [23]吕宗力、栾保群. 中国民间诸神·前言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4.

收稿日期: 2010- 04- 10 责任编辑 尹邦志